

吳其敏著

著 者

吳其敏



1028

I 267
97

文 史 小 札

吳其敏 著

I 267

1028

香港上海書局印行

文 史 小 札

吳其敏著

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六樓A座

SHANGHAI BOOK CO., LTD.

Block 'A' 5th Fl. 179-180 Connaught Rd. W., H. K.

新雅印務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灣仔洛克道四九四號

一九七三年九月版 文/738 32K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小言

本書中輯集文章，有一小部分曾以不同筆名，分在南洋各屬僑胞所辦報紙的副刊上面發表過。其中有個別篇章，由於適應當地需要，編者對內容偶或有所增減，現則一律按照原作底稿付排，不復加以改動。

吳其敏

一九六四·夏日

目 錄

「昭君怨」所「怨」何來？	一
宮刑・史記・司馬遷	四
關於「蘇李詩」	六
陸機與左思「三都賦」	九
楊貴妃二三事	一
杜甫與桺木	一四
韓愈祭鱸與潮州的鱸魚	一六
老鴉洲與鳳棲亭	一八
白居易降伏險灘	二〇
「楓橋詩」的繫鈴解結	二三
紅葉題詩的故事	二五

「家家雨」·「日日晴」的是非·····	二九
中國舊詩詞中的「黃昏」·····	三二
詩詞上成功的選辭·····	三五
除夕和元日詩話·····	三八
中國舊小說中的官吏·····	四〇
兩篇雋永的序文·····	四三
女作家姓而不名·····	四六
詩人皇帝·太子·公主們·····	四九
皇帝們的笑話·····	五三
古典文學裏的「夢」·····	五五
古諺漫談·····	五七
蘇軾的「烏臺詩案」·····	五九
「東坡肉」與「三白飯」·····	六一
高俅的發跡·····	六四
王大寶嚇死奸相·····	六七

遺囑詩與羸葬論	六九
食方孝儒之肉	七二
乾隆文苑的明珠	七四
曹雪芹之死及其他	七七
紀曉嵐李笠翁的淺陋	八一
臨刑的悲憤與幽默	八三
太平天國的詩歌文教	八五
李慈銘和他的日記	八九
李蓴客與樊雲門	九一
章炳麟與袁世凱	九五
「章太炎先生家書」(一)	九八
「章太炎先生家書」(二)	一〇〇
「章太炎先生家書」(三)	一〇三
俞曲園三代師徒	一〇六
魯迅與香港	一〇九

「昭君怨」所「怨」何來？

「昭君怨」是一首有名的古樂府。「漢人憐昭君遠嫁，爲作歌詩。」（「樂府古題要解」）其後蔚爲「琴操」、「詞牌」，故事流傳甚久，被演變修改，譜爲現代曲調之後，更爲深入民間，成爲街坊傳唱的時曲之一。這支歌曲，其原始面貌，據說是出自王嬙之手，東漢末年，蔡中郎伯喈的「琴操」中已有記載。

「昭君怨」，怨的是什麼呢？蔡中郎說：「齊國王穰，以其女昭君，獻之元帝，帝不之幸。後欲以一女賜單于，昭君請行。及至，單于大悅。昭君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悲思之歌。」

按照上面這一說法，昭君是以不得元帝之存幸而怨的，但有些歷史著作，或文藝作品中，卻把它渲染成：王昭君爲元帝寵妃，因匈奴單于之指名索娶，迫得割捨，昭君從元帝「溫暖」的掖庭，被迫投匈奴，風沙漠漠，所謂「身在胡邊心在漢」，她的哀怨，是以不忍與元帝分離而來的。

其實兩者都不是。昭君之入宮，是在毛延壽的強徵政制之下被迫而來的，並非王穰「以其女獻帝」，根本她沒有富貴榮華之念，誠如歷史學家翦伯贊所言，她不過是「封建專制皇帝脚下踐踏的一粒沙子」，皇帝存幸不存幸，對於她、和她同一命運的萬千妃嬪來說，完全是一場渺茫的幻夢。永巷、長門，咄爾歎嗟的，雖不乏其人，然而這一份感情卻不是王昭君所能有的。

翦伯贊說：「作者（指元雜劇『漢宮秋』作者馬致遠）不但沒有把漢元帝寫成她的敵人，反而把漢元帝寫成她的情人……在作者看來，好像把成千少女禁閉在與世隔絕的高牆之下，讓她們望着『無風竹影』、『有月窗紗』而流出眼淚，然後從她們飽受精神折磨的痛苦心靈中去吸收快樂，這是一個封建專制皇帝的溫情，作者就用這樣的溫情磨掉了一個民間少女性格上的尖銳棱角。」

這一番話語說得多麼中肯透闢！

按照歷史的記載，王嬪入宮數載，完全沒有機會見到漢元帝，也沒有取得妃嬪最起碼的稱號。如果說王嬪以不得元帝之存幸而有「怨」，而「作悲思之歌」，那麼，這個「悲思之歌」應該在她困厄廂下，全無生人之樂的時候製作出來的，何以她反要等到有塞外之婚，且為「單于大悅」，身心有了寄託之後才來製作呢？

說到她是元帝之寵妃，迫於強索，中道相捨，更是附會之談，王昭君是自請和親的，根據班固「前漢書，元帝紀；匈奴傳」所記述，她出嫁到匈奴之後，並無怨苦，而她與漢元帝，自始至終，祇有一面之緣，這一面之緣乃在漢元帝爲呼韓邪單于餞別而舉行的一次盛大的宮庭宴會中取得的，這之前她與元帝無情，這之後，她和漢元帝無恩，怎麼就說她不忍於同元帝相捨？正如翦伯贊所說：「不可想像，世界上會有那樣廉價的愛情，像戲劇中所說的王昭君，會爲了她見了一面的皇帝而流出眼淚。」

那麼，「昭君怨」到底怨些什麼呢？

應該這樣的肯定，如果昭君有怨，她應該是怨封建專制對她的迫害。封建專制把她從溫暖的家庭帶到了冷酷的宮庭，使她與父母拋離、與弟妹割捨，使她犧牲了一生幸福、犧牲倫常骨肉之親，投入永巷長門，銷磨青春歲月，作爲「享盡風流」、「仍感寂寞」的皇帝祭禮，她雖不會成爲刀俎上予宰予割之肉，卻是一條漏網之魚，回不了源淵，祇能在涸轍中等待老死。

歷代文人筆下，寫到王昭君出塞，都替她作出無限悲切歎。其實，班固距離昭君生活的時代最近，記載的事實當然最爲可靠，他說：「竟寧之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增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即

嬪)，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

與單于和親，既不是匈奴「兵臨城下」強迫地把昭君劫奪而去，昭君此去，又使兩個兄弟民族再一度的和解，建立相當長期的友好和平，她有了如此重大的貢獻，裨益於邦家百姓者正多，那末，她又何有於悲怨呢？

宮刑·史記·司馬遷

俗語說，皇帝殺人，不用查「通聖」。這話意味着做了皇帝的人，可以隨便對百姓操生殺之權。不但對百姓，就是在朝廷居高官、享高爵的文臣武將，語言行動，稍有差池，忤逆聖心，觸怒龍顏，也是隨時都可以使腦袋搬家的。

我們翻翻歷史，在很多不同的朝代中，可以看到許多不同的記載，上面寫上數不盡、抹不掉的「天子」們的罪惡的殺人行爲，哪怕你是「開國重臣」，或者是「三朝元老」，「君要臣死臣當死」，一聲御旨，馬上就可以把你推出「午朝門外」。

皇帝殺人的事例太多，記也記個不盡，但有一事很叫千秋萬代的人悲憤惋惜，那就是

漢武帝對司馬遷所施用的宮刑。宮刑，古刑法之一，書經呂刑謂「宮辟疑赦」，鄭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這是一種侮辱性極其深重的酷刑，由於執行此種酷刑，過程中必使下體腐爛，因此宮刑又有「腐刑」之稱。大抵受此刑者，畏風須暖，於是凡施此刑，必置專獄，獄稱「蠶室」，以審室蓄火，溫如蠶室之故。

司馬遷在漢武帝時作太史令，他是一個家學淵源、自幼浸淫書史、承受了父親衣鉢，從嚴格的學術思想裏薰陶鍛鍊出來的博學通儒，誠如一般人所知道：「他十歲能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齊魯之邦，過梁楚以歸。」他跑了那麼多地方，看了那末多的事物，他是實心實意要為當時的封建統治者做下一番事業的，可是他始終不會受到器重，一直是鬱鬱不得志。其後即以「李陵之禍」，為了李陵孤軍奮戰，陷敵重圍，「以五千之衆，當十萬之軍」，矢盡弦絕，迫得投降匈奴，說了幾句公道話，這就捱了武帝之怒，置以如此慘酷的刑罰了。

假如司馬遷不是為了父命在耳，遺言要他窮一生之力，完成曠代的史書著作，恐怕他早已受不了難堪侮辱，「引決自裁」了。其所以「隱忍苟活」，乃是為了往後那部不朽的「史記」的著作。我們讀他的「報任安書」，至「下流謗議」，「鄉黨戮笑」，「污辱先人」，「垢彌百世」，「每念斯耻，未曾不發背沾衣」諸語，真是感動得不能不陪下幾滴

同情之淚了。

但是，所幸司馬遷到底是個大智大勇的人，大智使他不至忘懷他的「名山之作」，大勇使他終於忘懷了身受彌天的大辱。這就終於使他把「上起黃帝，下止獲麟，作史記百三十篇。」這一偉大的任務完成了。這部「史記」之出，「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連劉向、揚雄都不得不俯首稱服，把子長視為良史之材呢。

關於「蘇李詩」

世人很重視「蘇李詩」。所謂蘇李，即指漢之蘇武、李陵。此二人所作不多，但作品地位，被列置於「古詩十九首」之後，亦向來被認為開五言古詩之先河者。「十九首」作者何人，迄無可考，集諸家說，亦但知其必非出自一二人之手而已。然則五言古詩之肇始於蘇李，或漢詩至蘇李而後五言體制始告完備，殆可無疑。

杜子美、蘇東坡為唐宋絕代的兩大詩人，這兩人就都十分折服蘇李，對蘇李之詩推崇備至的。杜云：「李陵蘇武是吾師」，蘇云：「蘇李之天成」，一則尊之為「師」，奉作

圭臬；一則比之「天成」，謂非人力所能逮。這都是使「蘇李詩」益增聲價，促成後世學者向之摹擬諷揚的主要力量之一。

嚴羽的「滄浪詩話」，開門見山，在首篇「詩辨」的頭一個章節裏，教導學詩的人，「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

胡應麟在「詩藪」中，亦認「蘇李詩」爲「古今絕唱」，指出它們的特色是在「絃別」，以與枚乘蔡琰的「言情」，阮嗣宗的「感懷」，左太冲的「詠史」，謝靈運的「紀勝」等等相提並論，許爲後先輝映，異代同光。甚至以爲：「爲其題者，不用其格，便非本色；一剽其語，決非名家。」其對「蘇李詩」推崇之情，乃有如此。但也有故貶其值，認爲所傳諸詩，內容不符蘇李事蹟，甚至指爲後人冒名之作，非眞出蘇李之手的。於是相與狐惑，擬章摘事，處處懸疑。此點明人郎瑛在其所著「七修續稿」卷四辯證類中，已加指訛辨析，所據駭要，允稱的當之語。

「蘇李詩」，除「昭明文選」所載七首外，「古文苑」又載有十首，郎瑛據「丹鉛錄」及「私臆」補缺畧一篇，又益以一篇，全部共得十八首，分訂九類，次第詮釋，可謂眉目清明。有一點是差不多可加肯定的，就是：所有作品，幾乎全是蘇李之間，或蘇李對

親屬之間以相互贈答與言別爲內容的。

「蘇李詩」中，最爲人所傳誦的，是蘇武「別妻」的一首，句云：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可惜世人但知蘇武留別有詩，少知其妻當時也有酬答之作。

據明人陳繼儒「白石樵真稿」所載：「漢武帝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既立，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往遣單于。作詩留別，其妻答之曰：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悲鳴戲清池。

乃知不獨蘇中郎能文章，卽其妻亦詞家也。」（卷二十三）

蘇武妻不以名傳，所作亦未爲古代有關書籍所敍錄。這當是從來女作家備受歧視之又一例。

陸機與左思「三都賦」

「晉書·左思傳」：「陸機入洛，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儻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

所謂「儻父」，乃指太沖。左思太沖，臨淄（今山東臨淄北）人。父雍，官至殿中侍御史。太沖少慕書法，學行草，擬寫「胡肥鍾瘦」之祕，未成。又學鼓琴瑟，亦格格不入。雍故意於他人之前激勵其子曰：「思所曉解，不及我也。」就是這句話，決定了太沖的一生，他爲了與老子爭一日之短長，從此發憤讀書，淬礪學問，遂成當世一大家。

太沖貌寢，又口訥不善辭令，但爲文古雅，辭藻壯麗，先作「齊都賦」，歷一年始成稿，乃再賦三都（魏都、蜀都、吳都），構思十年，舉凡庭除藩溷之地，皆陳紙筆，得句

疾錄，廢寢忘餐。賦成之後，首以皇甫謐之推譽，繼有張載、劉逵、衛瓘、張華各碩學巨公之稱述，於是遠近豪貴，競相傳寫，爲之紙貴洛陽。我們平常所說「洛陽紙貴」，就是從這一段故實而來的。

當時三國鼎峙，南北相輕，爲日已久，吳人向恃山川之美，物產之豐，自命風流，恆視北人爲「儉父」。陸機陸雲兄弟入洛，眉目更爲鴟張，士衡初亦欲製三都賦，以太沖先有此作，乃與士龍兄弟書簡往還之際，遽出此不遜言語。既以「儉父」罵人，又欲「以覆酒甕」，準備對人家的作品加以污蔑辱沒。

可是，結果如何呢？

左思的「三都賦」，雖然在他一生的全部作品中，尙不是最瑰奇偉麗的一環，太沖的最大成就，仍在於詩，而詩中又以五言詠史之作爲精萃之所在，鍾嶸「詩品」評論，認爲「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喻之致。」又所謂「左思風力」，則是指其直逼「建安風骨」而言的。但，「三都賦」既循西漢遺軌，概存規模，而極求真實，微避誇飾，反對潤色過當，虛而無徵，用力之勤，成事之謹，也正是文壇上一枝異軍突起之筆，使當世大家張華，讀罷也不免有「此子乃班張之流」的感歎。以班固、張衡作爲對左思「三都賦」衡量的尺度，那就斷斷不是陸士衡兄弟所得視爲徒足供覆酒甕的東西了。